

翻譯帶著她來到我面前，希望我先幫她看診。我仔細端詳著她，枯瘦身軀，泛紅而呆滯的眼神，失了魂的雙眸，腫漲的眼臉，雙手還不停地顫抖。

在當地高中教英文，自願幫忙的翻譯跟我說：「海嘯來時，她正好去姐姐家，逃過一劫。回到家，發現家園毀了，父親、先生、兩個小孩都不見了。後來只找到先生冰冷的身軀……」。從那時候開始到現在，已經超過十天，她雙眼未曾合過，起初淚水不停止地流，流了再乾，乾了再流，後來淚水乾枯，再也滴不出淚水了。然而傷心依舊。



許中華醫師為居民醫療



小孩子接受手術時，只簡單抹點酒精

雖然我遠從數千公里外的國度，轉了三次飛機，又搭了八小時的車而來，看到這一幕，我不禁自責「我能為她以及這裡的人做些什麼？」我開了些安神鎮靜藥給她，並帶她到一旁，跟她說：「請節哀，辦好後事，重建家園」。我將口袋裡所有的盧比給了她，但願對她有所幫助。臨走前，她緊抱著我說：「你們比政府官員還好」。她的雙眼依舊乾枯，我的眼眶中卻早已泛著淚水。翻譯說：「災變後我們是唯一到達本地服務的團隊」。

看診的人實在太多，多到只能重點緊急處理。徐蔚泓醫師負責傷口處理，我負責其他所有疾病看診。振潮、秀英、玉美協助藥物發放，連會宗長老、淨旭法師、惟俊法師、如慧法師、見根法師及見寧法師，也都來幫忙。隨行的攝影記者鄭屢中當起總指揮，讓看診井然有序。看診地點是斯里蘭卡東南海岸小漁村，離可倫坡還有兩百五十公里，名字叫RANNA。海嘯來時，漁村幾乎毀於一瞬間，當地受難居民，被安頓到寺院臨時難民收容所。收容所共收容約 250 位難民，由於僧伽醫護基金會及其他佛教團體與本地佛寺原本就有往來，才有這回義診服務，而且效率及動員似乎比政府還快。難民對於我們的來到，真是欣喜若狂，如蒙甘泉。這些日子以來我們是唯一到達的醫療團隊。

一位小朋友手指小動脈切斷，血流不止。由於需要緊急開刀縫合，然而所帶的設備不足，只好緊急以止血鉗夾住動脈，雇車送往鄰近醫院。臨走前，此行團員中國時報記者鄭屢中及徐蔚泓醫師，給家屬一些盧比，讓他們雇車及應付醫療等緊急所需。民眾對於我們團隊的義舉讚嘆有加，此時太陽高掛，氣溫近三十度，看診在戶外，一位小朋友拿一張椅子墊腳，撐起雨傘幫徐醫師遮陽，構成一幅有趣畫面。

從昨天晚上起就自願在一旁幫我忙的 15 歲小女生 Alley，英文說得很不錯。她幫我問病人基本資料，聰明伶俐，反應很快。我問她：「長大後要當甚麼？」她說：「就像你一樣，長大後想當一名醫生。」我又問：「為甚麼要當醫師？」她很認真地回答說：「如果我是醫師的話，就可以像你們一樣，幫助因海嘯受傷的村民，也可以將來長期服務他

們」；那天晚上工作到將近十點，雖然很累且夜很深，寧靜的夜裡，小女生 Alley 的一席話在我心靈深處迴盪，與同行的屢中及蔚泓，分享這趟義診中僅有的喜悅。



斯里蘭卡南方 Kottagoda 海邊的房屋及店家都在海嘯中摧毀，佛像卻都安座，  
下方佛龕下一窩剛生的小狗也逃過一劫

第二天，Alley 一早就在路旁等我們來到，我很仔細用心地教她如何量血壓。臨走前，將跟了我十多年的英文版內科治療手冊送給了她，並且告訴她：「有一天，您將會看得懂」。小女生跟在車子旁，哭紅了雙眼，女孩媽媽在一旁跟著哭，我給她我的住址，要她寫信給我。

在不捨下，我們離開了 RANNA 難民收容所趕赴機場，除了藥品及必需物品外，身上所攜帶的東西幾乎都留給他們。在回程飛機上，想到那乾枯失神的雙眼，也看到了小女孩 Alley 對於自己未來的期許，雖然我遠從數千公里外的國度匆匆來去，但願真能為 Alley 實現她的夢想。



許中華醫師（左）、徐蔚泓醫師和當場培養的小護士 Alley

後記：以上是 1 月 6 日和 1 月 7 日在離可倫坡外二百五十公里外被世人遺忘的受難小村落 RANNA 真實紀錄，小女孩 Alley 打著赤腳，卻心存希望與未來，對於我給送她的筆，欣喜不已，但願她的夢想能實現。